

衢宁高铁首日游

苏苒

浙江多山,浙西、浙南尤甚。浙西南的父老乡亲,做梦都在盼望家门口能通上铁路,那样无论是往南去赶海,还是向北拥抱长三角,时间成本都将大大缩短。好在衢宁铁路来了,作为一位衢州人,当然想尝尝个鲜,去隔壁的丽水做一回客人。

由于事先功课没做到位,我的票不是衢宁铁路开通当天上午由衢州开往庆元的首发车,而是傍晚衢州至遂昌的末班车。这座曾经汤显祖治下的县城令人神往,在世界戏剧史上与莎翁并驾齐驱的汤公更是令人为之勾魂。

当车还在衢州境内,绿巨人在高架桥上横跨衢江、龙游两个区县,从高处俯瞰即将丰收的田野,金黄的稻谷、成片的甘蔗令人心生欢喜。我们期待丰收的心情,如今天登上列车这般,连远处的耕牛和白鹭都能感受到。它们不再像往常那般只顾着低头干活或者觅食,而是慵懒地享受着难得的休闲时光。车厢内见证列车首发的铁路建设工人热情地通过视频向家人和朋友分享自己作为修路人的喜悦,当车由别人负责的一标段驶入他们负责的二标段,他们的语气会增强几分,当车驶入某个由他们负责的隧道时,他们能准确说出隧道的长

度以及列车通过所需要的时间。在这个丰收的季节,一群创造历史的人又在见证新的历史,在那一刻,他们把交接棒,传给了另一批铁路人。

车入遂昌,接二连三的隧道挡住了我望向窗外的视线,我开始闭目遐想。我会遇见一座怎样的城市,那座城市又会以怎样的方式迎接我?驶过全线最长的常乐山隧道,列车将停靠遂昌站。

下了车我有些傻眼,新建的场站因为疫情的耽搁,硬件设施还没跟上。公交车尚未开通,出租车还没有就位,就连滴滴都还没上线遂昌站。见我在车站广场外徘徊,在此维护秩序的遂昌行政执法局的几位同志主动上前,其中一位名叫袁晓莉的同志主动提出下班后载我一程。当她得知我第二天想参观汤显祖纪念馆时,她又贴心地把我放在元立国际饭店门口,告诉我这附近最有遂昌的老底子风味。下车后,我在附近找了家老店点了碗馄饨,炒了碗年糕,一个人出行时,我似乎对这两样食物有一种近乎痴迷的执念。留着八字胡的老板炒的年糕分量挺足,大快朵颐后我走向酒店。

奔波一天的疲劳在睡眠中消散,睁眼已是第二天早上七点半,

本来还想着再赖会儿床,但生物钟告诉我,该起床跑步了。跑步路过平昌广场,与马路菜摊一路之隔的,就是遂昌县政府大楼,大楼正对的广场上有一座戏台,看到“妙笔勾魂”四个字,我内心一震。我将这一幕发到朋友圈,朋友评论道:“衙门这样随意摆,当政者有气度。”我回复她:“有样学样,毕竟都是汤公的后来人。”

我跑完步回到酒店,吃完早餐,前往汤显祖纪念馆。事不凑巧,赶上周一闭馆,我竟有一种剜心之痛,要知道,我错过的不仅是纪念馆,还有一场《盛世元音——中国昆曲艺术文化展》。

上午的遗憾在下午爬汤公园时得到了弥补,在遂昌城区东部,南溪东岸的鲤鱼山上,我瞻仰这位大地的赤子,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翻过鲤鱼山,我在南溪岸边看这座城市的人们悠闲地垂钓,意味着我这次遂昌之行即将画上句号。去乡下扶贫的晓莉提出送我去车站,我没有拒绝。当列车再次穿过目前华东最长的常乐山隧道,我写下这段长长的文字。衢宁铁路的建设以及这两天的际遇,都如列车在隧道中穿行这般,漫长的黑暗后,便是光明。

灶台边的记忆

王志兰

老家有三间石头屋,是我们姐弟三人的避风港。屋里有一方灶台,静静地立在墙角边。灶台的烟火味,最是亲切。

儿时的记忆,几乎离不开这方灶台。灶台是用土砖和石灰泥砌成的,由东而西,台面上排列着两个灶孔,用来放置铁锅。东边的小些,用来烧饭做菜,西边的灶孔大,放置大锅煮猪食,过年时也用来煮粽子,还用来煮豆浆做豆腐。

灶台,是母亲的战场。从早到晚,母亲的一天似乎都在围着灶台转。晴天还好,烧柴时的黑烟会沿着烟囱跑出去;若是阴雨天,那黑烟怎么也不肯离去,黑乎乎的,熏得人眼泪鼻涕直流,那真是一件苦差事。

灶台,以烧柴为主,需求量大,柴火短缺是常事。要让灶头永远冒烟,就得寻找柴火。弄柴火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小时候,父亲半夜出发往山里头去砍柴,往往天擦黑才回家。后来,我们长大了,就在节假日负责到处扒柴。记忆深刻的是整个暑假,我们姐弟三人,到处铲草皮、砍杂树枝,人晒得漆黑,家里的柴草堆满一楼。躺在木床上,嗅着清新的柴草味道入睡,很香甜。

灶台,也是我儿时的劳动基地。那时,母亲要到生产队挣工分,所以每天清晨都会早早唤我起床。我搓着惺忪睡眼,迷迷糊糊地坐在西边的大孔灶台前,为家里的两只猪煮食物,母亲则在我右边的灶台上为家人煮粥炒菜。灶孔里的火光一闪一闪,红彤彤的,照亮我与母亲的脸。记得有一次,大锅漏了,母亲突然大哭起来,而且第一次发火责骂我,怪我不好好烧火,将铁锅捅破。我很懊恼,也不买账,摔下手中的铁钳,哭着跑出灶房,抡起书包到了学校,中午也不回家吃饭,结果是奶奶来学校送饭。直到天漆黑了,我才愿意被奶奶送回家,但绝不认错。母亲也就没有说我,但我知道母亲那刻心里是如何的悲苦。

这方灶台,是心里的温暖。看见它,历历往事鲜活站立眼前。三年级暑假,老师家访,看见我举着竹箬篱在捞饭,惊得嘴巴张得圆圆的。小时候,为了我们能点火做饭,父亲特地到山里采来松木油柴,劈成一小片一小片的,母亲教给我们如何烧火的诀窍。读初三时,放学回家,我会坐在灶台边煮红薯,那是母亲交给我的任务。我一边烧火,一边读书、做作业,那时光倒也舒畅。

我们姐弟三人,都是灶头上吊大的,灶台见证了我们的馋。我们家孩子不多,父亲会去赚点外快,村里杀猪的耀福经常让我爸买个猪头什么的回来。母亲洗干净猪头放进铁锅,让我们三个点火将猪头煮熟,等中午父母干活回来就可以炒猪耳朵、猪舌头什么吃了。我们三个孩子围在灶台边,一把柴又一把柴的,转眼猪头就在铁锅里“咕嘟咕嘟”唱起歌来。我们不时用筷子戳猪肉,看是否熟了。猪头肉熟了,我们看着眼馋,就用手撕肉,往嘴里送。一吃就刹不住了,很快地,三个人将两只猪耳朵都瓜分完了。中午歇工,父亲让母亲做个青椒炒猪耳朵,我们三个咯咯大笑。“猪耳朵都被三个小鬼吃完了。”母亲的话传来,父亲却微笑着说,那就炒猪舌头下酒吧。

灶台上,有惊喜的美味。有一次,父亲到石梁开会,在回来的路上抓到一条黄色大鲶鱼,母亲将它清理好装进陶瓷罐里,放在灶孔的炭火里煨熟,我们三个站在灶头美美吃完,那味道极好!母亲烧菜做饭,我们孩子都会挤着看。有好吃的,母亲用锅铲铲起,我们用手抓着吃。煮米饭了,锅巴加点菜油、盐巴,母亲用手揉成团,分给我们抢着吃。特别是猪肉糯米饭,我们站在灶头边可以吃上两大碗。

老屋的这一方灶台,占据在记忆深处,那是最温暖的画面,苦也罢,甜也罢,早已随着灶台上方的炊烟,飘逝在时间的河流之中。



鹿鸣公园秋色

胡江丰 摄

偎依秋怀

方华

天走向高远,地走向广袤,山走向深沉,水走向宁静。特别是那枝头红硕的果实,是秋走向成熟的最显目标志。

行走在秋天的原野,我在想,该把这成熟的秋比作什么呢?

它像我邻家的女孩,那对在脑后蹦跳的麻花辫,突然换成了披肩的风情;它似我回到离开多年的故乡,那曾在田埂上与我一起疯跑的小小天真,突然以丰腴的身姿站在我的面前。

别说我是一位太感性的人,秋天就是一位成熟的女性啊。你看,那丰润的季节,就在她的胸口高高挺立,性感、迷人,甚至充满诱惑。

眺望远方,山像一位仰卧的美人,那曼妙婀娜的身形舒展在天地间。走进山里,躺在满地的松针和落叶上,仿佛躺在她柔软温润的怀抱里。那野菊的芳香,那草叶的气息,那枝头野果散发的甜润,分明就是她的体香,令人沉迷。

而秋水,则像一位走过青春,走向沉敛的女子,静静地守候在生活的低处,不再喧嚣,不再浪漫,不再激情澎湃。兰花布的衣襟被风轻扬起,一束斜阳打在柔和的脸庞上,她就那么娴静地看海鸥帆鼓,听桨橹欸乃。

大地是我们的母亲,是历经人世沧桑而胸怀更加宽广的母亲,她

默默地奉献了滋润的春、热烈的夏,奉献了所有的一切,把生命养育。风雨漂白了她曾经鲜艳的衣衫,岁月在她的额头刻下风霜。那嶙峋的山崖,分明是她挺立的身子,那灰白的芦荻,分明是她风中飘扬的白发,那山顶上的一棵枫栌,有多少游子把她看成了母亲的召唤。

女性的秋天,在一颗行走山野的心里,营造家的思念与温馨。在一份流浪的情感里,我多想做那篱旁一朵小小的雏菊,像一个透着稚气的少年,偎依在秋天母爱般的怀抱里。

唯一治愈

许晓鲜

我有多喜欢这个季节
天空就有多高远
凉风吹动
我的花衬衫
是风里美丽的蝶舞
忘了我已老去
寂静里
一枚落叶飘下
更多的是
落叶填写的离愁

合欢花接近谢幕

木槿花也已尾声
桂花正浓
这些花语,说着
一个人的暮年与青春

一缕清风路过
瞬间只剩背影
空留我,独自怀旧
唯一治愈的是
满城桂花飘香
一出门
就会迷失方向